



连队军人委员会换届选举出现纠结一幕——

新排长 VS 老班长，到底选谁

■罗日稳 本报记者 邓东睿

选新排长，还是选老班长？

前不久，火箭军某导弹旅发射六连组织军人委员会换届选举，在讨论新一届委员会副主任人选中，出现了两种不同声音：一部分人认为徐健是排长，是军官，就应该选他；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当由经验丰富的四级军士长刘新林担任。

徐健是名新排长，学习态度认真、工作积极性很高，但任职不到3个月，对连队训练工作还处于熟悉阶段。而刘新林则长期担任班长，多次在比武场摘金夺银，勤于思考，善于替官兵发声。究竟该选谁，一时间大家拿不定主意。

这时，副连长陈培坤说：“条例明确规定，副主任应由军政素质好、群众威信高的军官或者士官担任。”最终在投票表决时，刘新林全票当选军人委员会副主任。

六连的做法，赢得了旅政治工作机关的赞扬，却也让旅领导心生忧虑：这道不怎么难选的选择题，为啥会让官兵纠结？

通过与基层官兵深入交谈，他们发现一些战士在选举时，摆脱不了“下级与上级”“被管理者与管理者”的思维定势，理所当然地认为选举就得“军官优先”。去年底，某保障分队增补军人委员会委员时，就有几名战士把票投给了下连不到一周的新排长，理由很简单：排长是军官，他不当谁当。

军人委员会职能被弱化也是原因之一。几名担任过军人委员会委员的老班长坦言，如今官兵遇到问题，大多会在班务会、连务会上直接反映，而一旦涉及敏感事项，连队又会召开支委会研究讨论。如此一来，夹在中间的军人委员会就显得有点尴尬。



且涉及敏感事项，连队又会召开支委会研究讨论。如此一来，夹在中间的军人委员会就显得有点尴尬。

机关调研组翻阅各连《军人委员会工作记录本》时也发现，议题多停留在“召开经委会”“订菜谱”上，很少专门研究讨论战备训练、教育管理、后勤和装备保障等内容。

“锻造‘三个过硬’基层，不仅要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还要抓好基层群众组织建设。”该旅政委深入学习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和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认真分析连队基层建设形势，深刻认识到，基层党组织、基层骨干队伍、基层群众组织是一个有机整体，新形势下，军人委员会的作用不可替代，必须按纲抓好建好。

推动基层群众组织建设，激发官兵贡献智慧力量。该旅围绕现实矛盾问题打出一套“组合拳”：组织官兵认真学习新纲要相关内容，明晰职责使命；安排机关干部结合蹲点下连活动，深入指导帮带基层群众组织建设工作；将基层群众组织制度是否落实、开展活动是否经常，作为考评基层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每年表彰奖励一批建设成效明显的先进单位。

走马上任军人委员会副主任后，刘新林积极搜集官兵在训练中存在的薄弱点，并组织连队专业教练员将相关经验进行梳理总结，供年轻号手借鉴参考，让官兵们受益匪浅。

营连日志

和舒适的“坏习惯”说拜拜

■第77集团军某旅装步一连班长 郑大全

“嘟！嘟！嘟！”凌晨，战士都在沉睡，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哨声，老兵的本能让我立马反应过来，是战备拉动！

“快起床！”我一声令下，战士们迅速起床、穿衣、打背囊……全班很快进入“临战”状态。

说心里话，我当时信心满满。虽然情况紧急，但我并不紧张，因为我们班是全连唯一一个军政全优班，每次战备拉动都是第一个到达集结地域。我想，这次也不会例外。可现实却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

“我的作战靴呢，谁把我的作战靴穿走了？”班里的上等兵李文学站在门口喊，“谢洪伟，你脚上那双作战靴是我的，快给我呀！”因为一名战士穿错了战友的作战靴，后面的人也跟着穿错了。一时间找作战靴的、换作战靴的，全班

乱作一团……等到我们班下楼时，其他班都已经集合完毕，连长压着怒气瞪了我一眼。

这次的状况是我没想到的，虽然连队规定休息时作战靴要放在床上，但因为战士们每天训练量很大，脚很容易出汗，作战靴臭气熏天，所以到了晚上休息时，大家都把作战靴放在门外墙角。考虑到内务要求必须整齐划一，还把它们一个挨一个整齐地摆成一排。对此，我们都习以为常，也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没想到这一次彻底让问题暴露了。

战备拉动结束后，连长找到我，问起迟到的原委。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都是因为一双穿错的作战靴。

“这就是我们身边的和平积弊，看似不起眼，但最容易藏污纳垢。战备不是‘过日子’，不能只图舒服，每一个环节都

很重要，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忽视，不要抱着侥幸心理。”连长拉着我一起分析，还说他平时对作战靴的摆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己也有责任。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连长集全连开会，要求彻查工作、训练、生活中习以为常但不符合战备要求的“坏习惯”，并进行整改。

回到班里，我要求全班战士日常训练生活必须严格遵守规定，不能因一时舒服而造成隐患。

“内务设置应当利于战备，方便工作、学习、生活。”条令里说得很明白，千万不能搞反了顺序，以牺牲战备标准换取生活舒适。下一次战备拉动，我们班一定要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本报特约记者雷兆强、通讯员冯钰翔整理）

一眼测距

■周强 肖麟

宋寿全紧随其后，也是430米。

两人的结果完全一致，齐蒙还快了2秒！全场一片沸腾。

齐蒙用的这个测距方法叫“跳眼法”，是侦察兵的一项传统技能。但因为练就难度大，且激光测距机已经普遍应用，像齐蒙一样还苦练这项技能的侦察兵不太多。所以战友总是质疑“跳眼法”到底准不准，于是有了这场人机对抗。

掌握“跳眼法”难不难？端看那个厚厚的小本子，齐蒙走到哪，带到哪，背到哪。翻开，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装备尺寸数据。

一次实弹射击结束，因为背得太过投入，班长叫了好几遍他都没听见，吓得班长以为他耳朵被炮声震坏了，要把他送医检查。

练就“跳眼法”还需要大量的实践、反复的计算练习。

“落在齐蒙手里的地图就没‘好下场’。”一到训练场地，齐蒙就拿着地图到处找参照物，边观察边在地图上测算标绘，连树上的鸟窝也不放过。作为地图

消耗大户，他在机关都挂了名。

战友们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外出购物，一路上齐蒙不停地对着建筑、道路、车辆比划，口中还不停小声念叨着。

这时，一位老乡找他问路，他脱口而出：“顺我手指方向有一座蓝顶白墙独立房，右沿偏右两指符可见一条南北向公路，沿公路向远方延伸……”

老乡听得一头雾水，战友哭笑不得，原来齐蒙一路上都在利用难得的外出机会进行训练。

付出汗水终会收获丰硕果实。齐蒙连续5年夺得该旅炮兵侦察比武第一名，他的“跳眼法”多次在不良天气和情况危急导致侦察装备难以使用时大放异彩。不少战友称赞他天赋异禀，齐蒙指着自已厚厚的笔记本和磨得不成样子的撒地图，说：“哪有什么天赋，我下的是笨功夫。”

一句话颁奖辞：不是天生强大，只是一心要强，下最“笨”的功夫，练就最强的绝招。

“口叼匕首”重回训练场

■林发明 本报特约通讯员 赵治国

一线直播间

“口叼匕首又开始训练了！”
“啥？这个训练动作不是被定为形式主义，取消了吗？”

3月10日，笔者从新疆军区某装甲团警卫连指导员尹易鹏口中得知这个消息时难以置信：为什么警卫连会重新开始训练一个几年前就已经取消的动作？

事情要追溯到去年尹易鹏参加的一次演练。

当时，尹易鹏接到命令带领侦察小组渗透到“敌”后执行“斩首”任务。经过50公里渗透侦察，只要再翻过10米来高的崖壁，就能到达“敌”指挥部。没承想，他在攀岩时一脚蹬滑，直接从6米多高的地方坠落。“啊！”尹易鹏左小腿骨折，剧痛让他叫出了声。“敌”军闻声而至，把他们小组包了“饺子”。

“失手摔下时，嘴上要是叼着东西，我肯定下意识猛咬，就不会忍不住大叫，导致行动失败，整个小组‘阵亡’……”事后，连队组织复盘讨论，尹易鹏说道。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训练口叼匕首，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不知是谁的一句话，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

口叼匕首是传统训练动作，特别

能展现军人的血性和精气神。前些年，媒体很爱刊登这样的图片，基层就将其嵌入各种训练中，也让它陷入了摆拍的怪圈。也正因如此，在和平时期大讨论时，很多人认为它不实用、只是作秀，是“形式主义”，被很多部队赶出了训练场，这个警卫连也不例外。

“口叼匕首被大家反感，是因为之前经常出现在不该出现的训练场景中。”

“‘人衔枚、马裹蹄’在古代行军作战中早已有之，不能一否了之。”

“不能不分场合随意用，也不能到了用时不敢用，一切都要实战说了算。”

“不知道别的专业什么情况，但对我们专业来说，这个动作还是很有用的。”

……
大家热烈讨论，各抒己见，其中很多声音都是对这个训练动作的肯定、对它被取消的遗憾。这让连队党支部重新思考：口叼匕首训练到底是不是形式主义？是不是应该重返训练场？

行不行还得用事实说话，他们重新验证了口叼匕首的实用性。经过多次对比实验，他们发现，双手不空而又需要使用匕首时，把匕首叼在嘴里更方便；持枪偷袭时，匕首叼在嘴里比放在鞘里出手更迅速……“口叼匕首在实战中是有应用价值的，不能因为有些人觉得它是形式主义，就全盘否定。”经过深入讨论，连队党支部决

定，让口叼匕首重回训练场。

今年专业训练一开始，该连就将口叼匕首重新穿插进一些必要的训练课目中，同时也明确了匕首使用6条注意事项，在达到训练目标的同时保证安全。不仅如此，被称为“花架子”的前滚翻出枪动作，也在行进间跳车训练中得以回归。用侦察三班班长肖雨展的话说：“车速那么快，跳下时不先来个前滚翻再出枪，一定摔个‘嘴啃泥’。”

将“争议”动作重新加入训练，引起了团训练督导组关注。他们在问明原因、检验效果后，不仅在讲评中表扬了他们的做法，还在全团发起相关讨论，引导官兵用实战标准衡量现有训法、战法，舍弃无用的、巩固实用的、捡回有用的，让战斗力建设时刻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

点评一两句：口叼匕首归来，其过程很值得玩味。从“摆拍滥用”以致人人喊打，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重回训练场，反映的是基层官兵谋战思战更加趋于理性。“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即使同一兵种，部队类型不同，担负任务不同，训法战法运用也可能不同，其他单位当经验推广的，不一定适合自己；别人明确反对的，不一定对自己无用。要实事求是、科学分析，切不可片面极端。还是那句话：招法有没有用，还得实战说了算。（胡璞）

同批新兵，我第一个开坦克

■第73集团军某旅坦克八连列兵 何文标

“班长，我啥时候能开坦克？”
“哎，人不大，口气还不小！什么时候实车前的课目都达到优秀了，就让你开！”

刚下连的时候，如愿以偿分配到坦克驾驶员的岗位，我超级激动，天天想着开坦克。看我这么兴奋，班长当即就给了允诺，但话里话外带着调侃和不相信。

也不怪班长怀疑，因为我在新兵连的成绩单确实不好看：3000米跑，及格；战术基础，及格；引体向上，良好；俯卧撑，良好……我有时候也会怀疑自己：“成为一名坦克驾驶员，能行吗？”

“新兵连已经画上句号，专业训练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希望你们能够一切归零，刻苦训练，把专业练强练精。”新年度开训时班长的话犹在耳边。正式进入专业训练，坦克驾驶理论和工作原理，我学起来不难；模拟驾驶椅练习，我上手很快……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敢懈怠，偷偷开始了个人“进阶”计划——随身携带理论知识卡片，有时间就背；增强上肢力量训练，反复练习负重轮的拆卸与安装……

一个月后，所有非实车课目我都取得了“优秀”。班长说以往新兵从学习理论到上车实操大多需要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而我比其他人快了不少。

我是继续温习非实车课目，还是直接上车训练？一时间，班长也拿不定主意。“没有理由让尖子等一等，直接实车训练！”班长最终拍板。

我成了同批新兵中第一个驾驶坦克的人！

“何文标，上车！”实车驾驶训练开始那天，随着班长一声令下，我迅速上车，钻进驾驶室，调整座椅、检查参数、发动车辆，进行完准备流程，我踩下离合，挂挡——

“吱吱”，发动机传来刺耳的声音。

“糟糕，打齿了！”随车训练的副班长刘子成赶忙让我把离合踩到底，重新挂挡。“叮”的一声，挡终于挂上了，均匀地踩油门，坦克猛地一抖，动了起来。

“处子秀”有惊无险，我长舒了一口气。连长也不忘敲打我：“不骄不躁不馁，还要一点一点把专业基础打牢！”虽然理论掌握得好，但实践时仍有很多不足。从那以后，我更加珍惜每一次的训练机会。

现在，我驾驶坦克，做到了平稳起步、从容换挡、大胆加速，自信心更足了，我要继续向优秀坦克驾驶员的目标迈进。

（王路加、夏涛整理）



Mark 军营

3月18日，武警海南总队机动支队特战三中队组织开展实战化综合演练。接到战斗命令，特战队员斗志昂扬。据悉，此次演练共设置武装奔袭、特种侦察、丛林捕歼、战场救护、实弹射击等10余个实战化训练课目，全面锤炼特战队员综合实战能力。

本报特约通讯员 雷轍撰

小咖秀

伸手一比划，就能确定目标距离。在第82集团军就有这样一个能人，某旅炮兵营指挥保障连侦察班班长齐蒙，人送外号“人形测距机”。

齐蒙是在一次人机对抗中一战成名的。

侦察兵训练场上，齐蒙和宋寿全并排站立，宋寿全肩上斜背一部激光测距机，齐蒙则徒手而立，围观战友屏气凝神。

比赛开始！测距目标：前方电线杆上的绝缘子。

令人动容，宋寿全取设备、开机、调节参数、瞄向目标，一套动作一气呵成。但由于目标较小，试了好几次，他才将激光对准目标。

齐蒙则沉稳地闭左眼闭右眼，伸直右臂，竖起拇指，左侧贴紧目标，两眼交替睁开。

“430米！”齐蒙率先报出测量结果，

